



张小花◎著

# 史上 第一混乱



我，小强，没招谁没惹谁，被一个名叫刘老六的神仙老头忽悠成了神仙预备役，也就是见习神仙，专门接待穿越而来的历史大佬。

为了安置络绎不绝的穿越客户，我创办了一所山寨武校——育才文武学校；三百岳家军是这里免费入学的学生，五十四条梁山好汉则是学校的老师……令人喷饭的故事继续上演。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黄山书社

# 史上 第一混乱



包子：本名项孢子，某包子铺门迎，长得极像包子，但身材完美到了极致，外表充满悖论，内心大而化之，对小强带回家的“客户”一概热情相迎，因此得到了所有“客户”的尊敬和爱戴，胜却小强无数。

刘老六：现役神仙，工作是神界与人间的中介，兼职替人算命，号称“刘半仙”，实为坑蒙拐骗神棍一枚。被“中石油”这只怪兽深套！



李白：前世，诗仙。现世，酒鬼，整日处于微醺状态，曾被扈三娘暴打。因为看了《莎士比亚全集》将发语词从“噫嘘嘻”变成“活着还是死去，这是个问题”。

扈三娘：前世，地萼星一丈青，梁山第一女将，武艺高强。现世，胸丰腰细的极品熟女，最讨厌诗人。好用拳头拧小强的头皮，是一个貌美心直的女暴龙。



上架建议：畅销小说

ISBN 978-7-5461-0256-6



9 787546 102566 >

定价：26.80元



张小花◎著

# 第一 混 史 乱 上



ARCTIME  
时代出版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黄山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史上第一混乱·第二季山寨武校/张小花著. —合肥: 黄山书社, 2009. 3  
ISBN 978-7-5461-0256-6

I. 史… II. 张…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15546 号

**史上第一混乱·第二季山寨武校**

**张小花 著**

---

责任编辑: 沈 杰 李玲玲

出版发行: 黄山书社

地 址: 安徽省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圣泉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7 层

邮政编码: 230071

网 址: [www.hsbook.cn](http://www.hsbook.cn)

印 刷: 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00mm×1000mm 1/16

印 张: 19.5 插页: 1

字 数: 300 千

印 数: 00001—13000

版 次: 2009 年 3 月第 1 版 200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461-0256-6

定 价: 26.80 元

---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 目录

## CONTENTS

- 第一章 潜规则 1
- 第二章 五星杜松酒 9
- 第三章 司马光砸缸 17
- 第四章 赌注 24
- 第五章 李白 32
- 第六章 大地苍茫 37
- 第七章 学校落成 44
- 第八章 虞姬 52
- 第九章 兄弟如手足 57
- 第十章 恍然如梦 64
- 第十一章 追忆似水年华 72
- 第十二章 阿拉丁神灯 80
- 第十三章 杀杀人，泡泡妞 88
- 第十四章 我醉欲眠卿且去 98
- 第十五章 治丧委员会 102
- 第十六章 竖子不足与谋 107





第十七章 项氏一门 114

第十八章 智者千虑 123

第十九章 谈判专家 127

第二十章 四面楚歌 136

第二十一章 鹬蚌相争 140

第二十二章 踢馆 144

第二十三章 独孤九剑 150

第二十四章 勿踢裆 157

第二十五章 保住第二，争取第三 165

第二十六章 赵白脸 170

第二十七章 东道主 174

第二十八章 54选13的大乐透 179

第二十九章 开幕式 185

第三十章 新月队 190

第三十一章 “太急旗”飘扬 197

第三十二章 亡月才文武学校 201

第三十三章 哈利·波特 209

第三十四章 武林世家 215

第三十五章 柔能克刚 220

第三十六章 呼延大嫂 224

第三十七章 两个土匪覆没记 229

第三十八章 巨鲸帮 237

第三十九章 拳皇 244

第四十章 哆啦A梦 252

第四十一章 有我，育才强 256

第四十二章 公孙智深 262

第四十三章 十年 267

第四十四章 醉拳 272

第四十五章 万能钥匙 279

第四十六章 沾衣十八跌 283

第四十七章 新目标 287

第四十八章 加赛 291

第四十九章 为名而战 295

第五十章 情何以堪 299

第五十一章 打遍天下无敌手 303





## 第一章

### 潜 规 则

我把李静水和魏铁柱带到摩托上，见两个人闷闷不乐的，问：“你们怎么了？两个人打12个，又没吃亏，也算露了脸了。”

李静水郁闷地说：“我们违反了军令。”

魏铁柱说：“俺们没有保护好你。”

“是呀，”李静水看着我脸上的瘀伤说，“而且我差点伤了人命。”

我看着他们俩，这两个人伤得比我重多了：李静水眼眶裂开，魏铁柱不住咳嗽，出于军人的尊严，他们谢绝了老虎的帮助。这俩人一个18岁，一个才17岁，放到现代几乎还是孩子，现在却为没有保护好我而自责。我不禁有些感动，跟他们说：“坐好，哥领你们喝酒去。”

两个人一起“啊”了一声，说：“我们不能喝酒！”

“坐好，你们徐校尉临走怎么说的，在此期间要听我的话，你们不想再犯一条军令吧？”

二人果然不说话了，李静水知道斗心眼不是我对手，魏铁柱一直在琢磨：军中不得饮酒和在此期间听我命令这个悖论。

在路上我嘱咐他们暂时不要说见过柳轩。我把他们带到酒吧，张清正在门口，一见我们三个就乐了：“哟，这是和人打架去了？”我“嗯”了一声，带着他们两个进了里面，找出药让他们抹。朱贵、杨志他们连问都没问，杀人放火在他们看来都稀松平常，这点小伤他们根本懒得开口。

张顺和阮家兄弟也在，昨天他们被倪思雨的父亲安排到了一间男生宿舍。我这才发现倪思雨也在，她抱着一瓶鲜橙多坐在角落里，冲我吐出小舌头，笑嘻嘻地说：“我来玩来啦。”

我开了几瓶啤酒发给李静水和魏铁柱，自己拎了一瓶坐到小美女跟前，笑着问她：“学到东西了吗？”

倪思雨说：“张老师他们要我忘了所有以前学的东西，就当自己不会游泳。还叫我回忆你在水里的样子，说只有把以前学的垃圾都忘了才能真正学到本领。”

我气愤地说：“靠，太挤兑人了。小雨啊，你这几个师傅都不是好人，你还是离他们远点吧。”

倪思雨看着我脸上的黑青，抿嘴笑道：“我看你才不是好人——你们这是看球赛去了吧？”倪思雨家住体育场附近，经常见球迷打架，而今天恰好有一场上海某俱乐部和本市足球队的比赛。

朱贵在一边插嘴说：“那有啥看头。高俅虽然不是个好东西，但踢得确实比那些人好。”

这时张清提着个大塑料桶进来，兴奋地说：“各位哥哥，好东西嘿。”我一看是我装的“三碗不过冈”。

张清说着话把桶盖子拧开，用手呼扇了几下，偌大的酒吧飘起了淡淡的酒香。懒散的好汉们顿时集体站起，不约而同地围了过去，均叫：“是酒！”这话听着气人，难道我这么大酒吧里卖的全是尿？

朱贵抱了一大摞钢化杯跑过去，迫不及待地 from 桶里倒酒喝。他喝了半杯，咂摸着嘴说：“味道稍微差了一些，不过还能凑合。”说完一饮而尽，又把杯支上去，杨志一膀子把他挤飞，边给自己倒边说：“你伤没好，少喝。”

张清说：“别抢，坐好坐好。这一桶够咱喝了。”说着还招呼，“那两个小兄弟也来。”李静水和魏铁柱本来就喝不惯啤酒，互相看了一眼，又看看我。我说：“去吧，今天可以放开了喝。”一来是年轻人爱凑热闹，二来这酒确实很香，这俩人大概从中午就馋上了，他俩兴致勃勃地跑了过去。我心想，这才叫兵匪一家呢。

一大桌人坐好，等着张清倒酒。张顺忽然回头说：“小雨，你干什么呢？过来喝酒呀。”

倪思雨可怜巴巴地说：“啊？我不会喝酒。”

阮小二有了酒喝，也顾不得腼腆了，大大咧咧地说：“不会喝酒你游的哪门子泳啊？”

“这……有关系吗？”倪思雨小心地问。

阮小五道：“什么时候你喝得稀里糊涂，把你扔到水里还能自己漂上来你就出师了。”



这帮人喝了酒，匪气毕露，大呼小叫的。倪思雨咬着鲜橙多的瓶口直发愣。我跟她说：“现在你有两个选择：一是过去喝酒，讨你师傅们的欢心；二是赶紧回家，别跟这帮流氓混一块了——我有你电话，咱们私下联系。”

倪思雨瞪了我一眼，鼓了鼓勇气，毅然走到他们中间坐下。张清给她倒了一大杯酒，她端起来抿了一口，马上瞪大眼睛说：“嗯，真好喝。”说着喝了一大口，一千土匪纷纷叫好……

唉，一个纯洁的少女算是被祸祸了！

我拿了包冰块敷着脸，陈可娇一个电话打进来，劈头第一句就是：“萧经理，你够有办法的呀？”没等我说话，她就继续说，“柳轩已经跟我辞职了，经理的位子就让你那俩朋友先干着吧。”

她口气虽然很冲，可我听得出她并没有生气，反而有一丝轻松，我说：“什么叫先干着，你打算再找一个来？”

陈可娇听我这边很嘈杂，问：“你在哪呢？”

“酒吧——我很负责吧？”

陈可娇不满地说：“萧经理，请你最好不要把我的酒吧弄得乌烟瘴气的，有人跟我反应最近那里简直就像一个贼窝。”

我四下看了看，这才发现时迁不知道哪去了。我也很不高兴地说：“陈小姐，请注意你的措辞！”

可能还没人跟陈可娇用这种口气说过话，又或者她习惯了我的嬉皮笑脸，总之她被我说得一愣，然后就挂了电话。

我看了一眼那边喝酒的众人，朱贵因为屁股上有伤斜坐在椅子上，谈笑风生；杨志在频频向李静水和魏铁柱敬酒；张顺搂着阮小二的肩膀不知道在说什么，两个人很开心；阮小五则笑眯眯地看着灌自己酒的倪思雨，这些人谈笑间都带着一股剽悍之气，在他们的感染下甚至连倪思雨都焕发出了飒爽英姿，你说他们这是土匪聚义也没办法。我叹了口气，这酒吧开到现在就图了一个热闹，请好汉们喝啤酒就赔了好几天的营业额，加上乱七八糟的费用和养着杨志张清这两个闲汉，半个月算是白干了。

这都是小意思，最让我头疼的是朱贵的豪爽，动不动就给人免单，聊过几句的顾客就送几瓶酒，理由只有一个：顺眼。梁山在山脚下开着酒店，为的是结交各路好汉，那其实就是个幌子，是个中转站和介绍所，有那么大的山寨撑着，开粥厂都没问题。可我这还属于小本买卖，还指望着它盈利呢，

但又不好跟朱贵说。他们这些人，发脾气了脑袋给你就是一句话，但要因为蝇头小利斤斤计较，非跟你翻脸不可。他们信仰的是大块吃肉大碗喝酒，是痛快，是为朋友两肋插刀，没钱了就张嘴要——还没见过上了山的好汉因为钱发愁的。

再这么发展下去，这酒吧虽然不是贼窝也得变成销金窟——销我的金。

张清单手提桶，喝完一杯又满上，忽然喊我：“小强，过来喝酒啊，发什么呆？”

我也不想那么多了，在朱贵和杨志中间挤了个位置，这才发现李静水和魏铁柱不胜酒力，已经被青面兽灌得眼睛都直了。杨志道：“这俩小兄弟今天看来是回不去了。”我忙打电话让宋清找到徐得龙帮二人请了假，岳家军接受新事物比好汉们差很多，大概是被条条框框拘束惯了。

徐得龙答应得倒是挺痛快，还说可以放几天长假让他们俩玩玩，我一想正好，也让两人养养伤，把人家小战士带出来，挂着彩回去自己也不落忍。

这时，已经喝了两杯酒的倪思雨突然间直挺挺站起身，众皆愕然。不知道她要干什么，只见她小脸红扑扑的，把酒杯猛地往桌上一墩，霸气十足地说：“我一定要拿冠军！”说完这句话便不多言，又直挺挺向后倒去。阮小五急忙扶住，再看倪思雨，她已经人事不省。张顺苦笑着站起来道：“得了，我们先送小姑娘回家去了。”

我说：“别让她爸看见你们！”

我要是她爸，非跟这仨流氓急了不可。我就纳闷了，倪思雨是她爸亲生的吗？女儿莫名其妙领回三个男人，她老爸二话不说就给安排宿舍？

当然，这是有原因的，我是后来才知道，倪思雨她爸在当天就和张顺比试过了，倪思雨当裁判，一声令下后，她老爸和张顺一起入水。等他以教科书般标准的自由泳游完全程，张顺已经回到岸上衣服都穿好了。从那一刻起，她老爸就无条件答应三个神秘教练的任何要求，甚至要从自己的工资里拿钱出来充当补课费，被张顺他们拒绝了。

我把几个人送到门口，看着被阮小五扛在肩膀上的倪思雨，担心地问：“你们不会真的现在把她扔到水里吧？”

过了没10分钟，李静水和魏铁柱败退，被我送进经理室睡觉去了。张清笑道：“看不出小强文不成武不就，喝酒倒是有两下。”

我不好意思地说：“练游泳练出来的。”朱贵和杨志愣了一下，随即大笑。



这时门一开进来三个半大后生，都二十啷当岁，前头一个染着黄毛，戴着一颗鼻钉，左耳朵三个耳环，右耳朵一个耳环，裤子上垂着一条长长的铁链子，好好一双皮鞋鞋头钉了两块铁皮，大热天穿着黑皮甲克，上面大概有二三十道铜钉，不用看，瞎子闻着那股铁锈气都知道是小痞子来了。

黄毛溜达进来，看了我们几个一眼，吊儿郎当地说：“嘿。自己喝上了，给我来一杯呗。”见没人理他，自己去拿了一个杯抓起桶就要倒，张清把手搭上去，淡淡说：“这酒没你的。”

朱贵却仍一副和气生财的掌柜样，笑咪咪地说：“小店还没开业，几位晚个把时辰再来。”

那酒桶被张清搭住，黄毛双手都提不起来，他尴尬地把杯放下说：“我是来找柳哥的。”

“这没姓柳的。”杨志阴着脸说。

“柳轩，我柳哥啊。”

朱贵眼中精光一闪，马上笑呵呵地说：“他不在这干了。几位认识他？”

“什么？怎么没跟我们说呢？”黄毛吃了一惊，脸色变了变，随即口气转恶，说，“那既然这样，把管理费交一下吧。”

我一听就明白怎么回事了，柳轩也算是道上的角儿，他当经理的时候这些牛鬼蛇神自然不敢来捣乱，甚至要仰他鼻息，而他要对付朱贵，自然也不会找这些地面上的熟头脸，所以他雇了那8个家伙——这8人给我送车又送烟，我个人觉得我们已经化敌为友了。再其后就是刚才的事了，因为太突然，他要跑路，哪顾得上通知这些渣滓。

这几个小痞子估计也就是路过这里，来找他们的柳大哥讨点小便宜，对于我们之间的恩怨是懵然无知的。

所谓管理费，也就是人们以前常说的保护费，换个名目好听一点而已。

朱贵自然明白他们的意思，却偏偏假装什么也不知道，疑惑地问：“什么管理费啊，你们每天来给我们倒垃圾吗？”张清“嗤”地笑了一声。

黄毛却不知道朱贵是在装傻，轻蔑地说：“连管理费都不知道，就是保护费，先拿一万块钱来吧。”

“呀，我好怕怕，给了你钱你真的会来保护我们吗？”看着朱贵拧着肥胖的身子装腔作势的样子，连一向严肃的杨志也忍不住笑了出来。

黄毛这才知道被人涮了，指着朱贵说：“你是谁？”

“我是这的副经理!”

我插口说:“现在是正的了。”然后转过脸对黄毛说,“让你们老大今天晚上来跟我谈,我看完电视剧过来,10点以后有空。”我思谋着这些泼皮都是小事情,所以得一次搞定,要不然癞蛤蟆不咬人光恶心你也受不了。索性把他们头头找来,钱是一分也不会给的,要能听得懂人话最好,不行给点小厉害,吓唬吓唬他们。

黄毛又指着我说:“你又是什么东西,敢他妈看不起我?”

我装做不在意地一口痰吐在他鞋上,很认真地跟他说:“是的,我就是看不起你。”

“我他妈……”他往前走了一步,恶狠狠地拽下裤子上的链子,却发现我们都托着下巴笑吟吟地看着他,他顿时泄了气,边往外退,边指着我说:“你狠!”

等他们走了,杨志说:“我想牛二了,他要一开始就知道我敢杀他,应该不会那么逼我。”

“哥哥耶,晚上我们谈事你就别掺合了……”

这帮人哪都好,讲义气、脑子活,就是动不动杀人太恐怖了,相比之下张清就挺好,一般不下死手,打得不机灵了让小喽啰抓活的。我家里还有两盒过了期的丸药,晚上过来的时候给他预备上,那玩意丢出去打人疼不说,扔进嘴里还能骗对方说这是“含笑半步癫”,可以达到长期控制的目的。

我正要回家,孙思欣来上班了,我问了他几句关于黄毛的话。孙思欣说:“他们老大叫改锥,是这一片的地头蛇,酒吧旁边这几家商店每个月都要交钱给他,咱们不用怕他,柳经理他惹不起。这些人其实最不能拿钱打发,他们就像癞皮狗一样,你今天给了他,他明天变本加厉,只能找比他们更狠的人来对付。”

我跟他说:“你们柳经理已经辞职不干了。”

孙思欣居然只是“哦”了一声,好像早预料到似的。他冲我笑了笑说:“改锥人缘并不好,他最多能叫20个人,强哥你只要把那天的人叫齐了,他也就消停了。”

这小伙子,精干之中透着点狡黠,却并不令人讨厌。我的身份一直没有明说,不过看样子他已经猜到了七八分。

我见脸上的瘀伤也敷得差不多看不出来了,起身告辞。我还特地嘱咐

他们晚上的事等我来了再解决。张清说：“你看你的电视剧去吧，这用不着你。”

于是我决定：不看电视剧了，早点来。

回到了家，包子已经在做饭，我一上楼就赶紧把上衣脱了拿在手里——它已经又脏又破了。还没等我去换上一件，忽听背后的李师师惊讶地说：“呀，表哥，你背上怎么有个嘴唇印子？”

包子立刻抄着炒菜的铲子冲出来，一边骂道：“你个王八蛋是不是背着我……”她看了一眼我的后背，忽然哈哈大笑起来。我非常纳闷，扳着肩膀使劲往后看着，却不得其所。最后我背对镜子一看，哪是什么嘴唇印子，是安道全帮我拔完火罐子的圆口，因为那鱼缸有螺纹，使它看上去像一个大大的嘴唇。

我找了件衣服穿上，郁闷地说：“表妹啊，你就害我吧——你不动脑子想想，谁有这么大的嘴？你以为我和朱莉亚·罗伯茨约会去了？”李师师脸大红。

“还有你……”我回身一指包子，却发现她心安理得地炒菜去了，再一回身想接着数落李师师几句，发现她也跑了。

吃饭的时候我见包子擦着手，喘了一会儿气才开始动筷子，知道她是累了。她每天要站大约六个小时，回来还得做七个人的饭，我跟她说：“包子，干完这个月别干了。”

包子边喝水边说：“嗯，你养我。”

“行啊，不过你身材要保持，别每天尽看些鬼打架的电视剧。”

包子根本没听我在说什么，她问我：“你最近忙什么呢，一天一天不着家。”

“……帮朋友忙学校的事。”

“对了，我听张老师说那的学生连一毛钱也不用交，那你朋友靠什么挣钱？我怎么没听你说有这么一个朋友？”

我支吾着说：“人家全家都移民荷兰了，完了觉得就这么拍拍屁股走了挺不仗义的，以后都不好意思叶落归根，就拿了点钱出来资助教育事业……”

“那他为什么非要自己办一个，把钱捐给小学盖几座教学楼不就行了吗——你说的是荷兰还是河南？”包子可不傻。

秦始皇终于忍不住说：“咋能不赚钱捏么，歪（那）他第一批学僧（生）打哈（下）名气，以后交钱滴学僧（生）还怕不来？”

看来赢胖子再厚道也是个政治家，居心险恶，目光长远。秦军当年打遍天下无敌手一是因为秦人凶猛，二来主要是因为秦始皇的军中奖励极其丰厚。秦军军功分为 20 级，参军条件放得很宽，也就是“签约”，然后根据斩首数授爵，混个二三级就能吃饱饭，等成了“白金战士”，离封万户也就不远了。所以不管是善战的魏重装武卒，还是赵的铁骑，都不及“喜战”的秦甲。

不过还真别说，他说的也是一个办法，等把岳家军和梁山好汉都送走了，我的育才文武学校说不定还真能走上正规，有了收服癞子和血战老虎哥两次经典战役，这学校还没正式挂牌，已经小有名气了。

李师师用筷子轻轻点着桌子说：“表哥，我也想找点事做了。”

我说：“不是说好等学校开了你去当老师吗？”

“除了这个我还想干点别的，比如拍电影。”

“啊？”我很惊讶她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包子吞下一口菜说：“我支持你哈，小楠，就凭你的模样和气质，绝对能红！”

我看了李师师一眼，说：“那表哥给你两点建议：第一，别接王家卫的戏，这家伙一个电影起码拍好几年，别到时候你毁约了他找我算账；第二，你可千万别被‘潜规则’了……”



## 第二章

### 五星杜松酒

吃完饭天还亮着，项羽放下碗筷把我一夹就下了楼，他把我摆在面包车门边，说：“今天无论如何你得教我开车了。”

我无奈地上了车，项羽坐在我边上看我操作，一边跟着我的动作喃喃自语：“点火、拉手刹、踩离合、挂档……”

我把车开到小学门口。学生们已经放学，大门上着锁，看门老头正在传达室里喝茶。我喊道：“大爷，开开门我们练会车行吗？”老头看都没看我们，直接摇了摇手，继续吸溜他的水。

项羽勃然道：“我去把门踹开。”

我急忙按住他，说：“你以后还想来不想来了？”他这才作罢。

我一探手从车上的纸箱子里掏出两盒中华，走进传达室放在老头面前。我还以为一个看大门的老头见了红彤彤的中华烟肯定得激动万分呢，哪知老头竟很平静，他慢条斯理地拆着烟，跟我闲聊了两句，点上一根，抽了一口，这才站起来，拎着钥匙把门打开，末了我要上车了他才拍拍我的肩膀说：“小伙子可以，以后尽管来——这中华烟居然是真的！”我这才知道他一直当我拿了两包假烟糊弄他呢。

我把车开到操场，熄了火跟项羽说：“你来吧，你不是已经会起步了吗？”

项羽挪到驾驶座上，发了一会儿愣，问我：“第一步是干什么来着？”我把头杵到玻璃上，郁闷地说：“点火！”

“哦……”他这才去拧钥匙，这其实也不怪他，很多人都这样，理论学得呱呱叫，一上车就发傻，况且项羽还是 2000 年前的人。

他打着火，低着头找见离合器，一脚踩上去，还知道挂档，然后一给油，车熄火了……

“羽哥。咱先把手刹放下去行不？”

“哦……”他拧着车，放下手刹，踩离合器，然后给油，车熄火……

“离合器要慢慢放，等车动了再给油。”

“哦……”项羽额头冒汗，又开始手忙脚乱地捣鼓。

半小时后，车还在原地，项羽在学开车方面表现乏善可陈，本来我是没打算好好教他的，但人就是奇怪，要遇上一个笨徒弟还就想把他教会不可。

我把项羽赶在副驾驶上，问他：“你会骑马吗？”

项羽抹着汗说：“这可比骑马难多了。我4岁就会骑马了。”

“好，现在你就当你是骑在马上。打火，是给马套上了马鞍，这表示你要骑它了；放手刹，是解开了缰绳；踩离合，是你已经上了马背；挂档，是你一磕马肚子；然后放离合，给油，是你抽了它一鞭子——这不就跑起来了吗？”

项羽惊喜地说：“想不到你还会骑马。”

“我连毛驴都没骑过。这不是让你逼的吗？”

项羽这一次的动作做得行云流水，只是他念叨的是：“套马鞍、解缰绳、上马背、一磕马肚子、再给一鞭子……”

面包车动了起来，项羽兴奋地把油门踩下去，车也越跑越快，只是现在在一档上。油门踩死之后那车也在大吼大叫，项羽抓着方向盘，哈哈大笑，有几分狂妄和嚣张，西楚霸王又找到驰骋疆场的感觉了。

车一旦跑起来那就算攻克了最难的一关，我松了口气，见前面要拐弯了，跟他说：“打方向盘。”

这明明是一个左急弯，项羽却拼命往右打轮，车眼见就要撞墙了，我大喊：“方向反了！”项羽还在往右转，我大喊，“踩刹车！踩刹车！”项羽晕头转向地说：“啊？刹车在哪？”

我靠！他第一次见我开车就知道油门和刹车的区别，现在居然又来问我。

就在车要撞墙的前两秒，我急中生智，大喝一声：“吁——！”

项羽下意识地死死踩住了刹车……

我拍着狂跳的心口，好半天才说：“羽哥，你不会连左右也不分吧？”

项羽还纳闷地转着方向盘，说：“为什么方向是反的呢？骑马的时候想让它往左，当然是往右拨转马头吧？”

唉，是我考虑得不周到，差点一失足成千古恨，不过万幸，我让他勒马他没有把方向盘拽下来而是踩了刹车。

又熟悉了一会儿，项羽已经能挂着一档到处跑了。我看了一下表说：